

旷野歌声

汪文涛

秋日的正午,下班回来,我把自己松松地抛在沙发里,小憩一会儿。薄薄的阳光温和地洒照在室内,每个角落都那么透明而静幽。窗外对着的是一列山峦,山上的树木已星星点点泛起浓淡深浅的秋黄来,萧枯又温静地沐浴在明暖的秋光中。山下的龙眠河缓缓长流,宽阔的河滩连带着两岸的田野人家,铺展出一片青黄交错的平畴。悠悠的,有一阵从喇叭里送出的歌声,飘过长空,弥散在空旷的田野间。歌声被卷拂着,忽远忽近,时大时小,袅袅如风。时不时随风亢起的声调直入我的北窗,穿过厅堂,又钻南窗而去。歌声苍凉而悠远,仿佛一个深情的男音,站在高高的山头,唱着遥远的心思。我被包裹在这起起伏伏的深情中,浑身的毛孔就像在蜜糖里滚过,温存而又绵软。

在旷野里飘散的歌声很能撩人心魄。《诗经》里写着一群田家妇女在田岗上采摘野菜,她们一边劳作一边唱歌,三三五五,群歌互答,余音随风飘荡,方玉润说:“其不知情何以移而神何以旷也。”旷野的歌声是自由无羁的,它任性随心,散漫在田头、树篱和一丛从屋舍间,又被风卷拂着,在田岗上回旋飘荡,悠长的余韵常使人难以自抑。在小时候的乡下,我常常见到这样的歌唱。晚春初夏的时节,被翻耕过来的田亩水光盈盈,耕犁人驱着牛扶着犁,自顾自地唱着一支苍远的歌,歌声翻过对面的沙坡头,飘向远远的地方。田间劳作的人,都会缓下他的动作,侧耳来听一听。

就像秋夜的一声雁鸣偶尔地撩过天空,草丛里突然飞来一只翩翩跹跹的花蝴蝶,我们总会不经意地遭逢野外的歌声。它奔放无忌又深长辽远,像是从深心里发出来的鸣唱,几多前尘往事、人世风烟,都在扬扬跌跌的声韵里,化作了无以言表的倾诉。有一年夏天在秦皇岛,晚间去海边吹吹海风。夜色下的大海深沉幽暗,就像面对着一个深邃无垠的宇宙,银色的沙滩、沿岸的灯火给它勾上了一道迷离的轮廓。一处稍微平阔的地上,几个青年男女自带音箱、琴器、谱架,

就着路边的灯光,向着海面,一首一首地演奏歌曲,萨克斯的长音穿透强劲的海风,飘摇在渤海湾的夜空中。他们都显得沉静默契,自然地相互协奏或伴唱,奏完,静立一会,任海风撩吹着散发,静听着海浪一层一层沉宏的拍打声。沧海碣石,山林秋色,银湖碧水,烟花飘落的小道,阒无人声的荒岗,都是它们生产的舞台,一阵风来,喉腔里滚出一股热气,就像夏天的蝉一样不顾一切地嘶鸣起来。有回在野外行走,遇见一个行人,从前面的山岗上,一路高歌摇摆着走来。歌声嘹亢奔放,一无遮拦,撞击得山林发出幽幽的回音。他背着双肩包、拖着长棍,仿佛一个流浪江湖的侠士,扛着花枪,枪尖上挑着葫芦,不知走过了多少仆仆风尘,也不知何处是归宿、前路。他的歌声里也许有个行走江湖的梦。

在讲白居易《琵琶行》时,我跟学生说,这里有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就开在浔阳江上,你看,一切剧场演出的元素都有了。“枫叶荻花”“茫茫江月”就是剧场的布景,“醉不成欢惨将别”就是观众赴场前的情绪准备。琵琶女隐在幕布的背后,调整着琴弦,酝酿着情感,隐隐暗声传来,预示着一场风华绮丽的演出。剧幕开场,琵琶女撩开帷幔,素净粉白的脸上残带着泪痕,缤纷的花雨从她的手心里奔涌而出,化作春日水岸的柳丝,化作灼灼冶艳的桃花,又化作秋山霜林的红叶,化作一天的凄风冷雨,叮叮敲打着铁皮冷屋、荒山茅棚。其实,这里没有剧场,只是一场野外的自弹自唱。两个有着相同情绪的人,被一曲旷野的琴声连到了一起。冷月浸江,狄花生寒,催动着他们共同的衷肠,前世今生的岁月风浪都在心头涌激,在这个天遥地远、瑟瑟生寒的清江夜月里,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倾诉和聆听。听的人和唱的人都在这旷野悲声里沉沦了。

野地里的歌声长在自然的生态里,就像篱笆墙边开出的野菊花。它生了灭了,我们都不会在意,但某个空静的时刻,采几朵下在酒菜里,也是蛮有滋味的。

桂花香

邵敬恺

桂花开了,满城弥漫着甜甜的花香。今年国庆、中秋“两节”同日,节庆的气氛更浓了。傍晚,落日的余辉晕染着万物,我和老伴手挽手,徜徉在贯穿小城东西的人民路步行街上。

步行街游人如织。两旁排列有序的长方型木制花池中,形态各异、造型别致、风姿绰约的各色花木敞开胸怀,展示着自己的秀美。挺立其间的近百棵球形桂花树,温雅大气,风度翩翩。

轻风掠过,千万颗藏身于碧叶丛中的花苞张开小嘴,推搡着,喜迎游客光临,显得分外亲昵。鹅黄色的月桂,橘红色的金桂,或三三两两,或成串成团,竞相开放,散发着沁人心肺的芳香。游人们微眯双眼,贪婪地吸吮着,吸吮着。成双成对的时尚的恋人,亲密地依偎在桂花树下,说着悄悄话,腼腆而又甜蜜;白发眩目的翁妯,手牵手,肩并肩,漫步于桂花树间,在夕阳的映照下,舒心、潇洒

又浪漫,他们似乎穿越时空,欣喜地忆起被无情的岁月掩埋在记忆深处的青春芳华,看到了彼此年轻时的模样。细碎的月光透过桂花树叶的隙缝,洒落下来,柔情绵长,宁静而温柔。我仰望湛蓝的天空,遥看淡淡的星光,恍若瞧见貌美的嫦娥舞动着薄如蝉翼的彩袖,将一捧捧鲜亮的桂花洒向人间,吴刚手托满坛桂花酒,在桂花树旁笑容可掬。

游人们兴高采烈,纷纷将洋洋洒洒的花香和一幅帧帧被飘动的花香感染的靓影藏进相机,带回家中,与亲人们细细品赏。秋风轻拂,如水的芳香流向远方……

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怀抱花香,沐浴着秋日的夕阳,回到家中。站在阳台上,一丝甜香扑面而来,俯瞰楼下,花池中的两棵大桂花树也盛开了,黄黄的花朵缀满枝桠。远处飞来两只灰雀,在桂花树间盘旋着,脆脆心鸣叫声中似乎也有花香。



天地之舞 许萍 摄

不如杀之

冯磊

李汧公勉为开封尉,鞠狱。狱囚有意气者,感勉求生,勉纵而逸之。后数岁,勉罢秩客游河北,偶见故囚。故囚喜,迎归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报德?”妻曰:“偿缣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若此,不如杀之。”故囚心动。

以上,见《唐国史补》。

李勉做开封县尉的时候,曾动用手中的权力让一个囚犯活了命。数年后,在河北地面遇到了他。故囚一家非常热情,竭尽全力款待他。私下里,两口子就如何报答恩人进行了讨论。

讨论的结果是,女主人说,“恩情重大,无以为报。干脆杀了他吧。”那故囚心动了。

这故事有点像《三国演义》里的曹操。

当初,曹操刺杀董卓未果,和陈宫去投奔父亲的故交吕伯奢。吕大喜,安排二人住下之后即外出买酒。曹操睡下后,听到吕家人磨刀霍霍的声音,疑心大起。之后,尽杀吕全家八口。杀完人,才知道吕家人磨刀是为了杀猪宰羊款待他。

二人随即逃走。路上,遇到买酒回来的吕伯奢。曹操心一横,把父亲的故交也杀了。这是小说中的细节。

——善恶往往在一念之间。但是,这一念之间的变化却大有讲究。河北故囚原本是要报恩的,但因为恩情如山无法回报而动了杀心。曹操本来是可以不杀吕伯奢的,但大错已经铸成,遂狠下心来杀了个干净。

这两个故事虽然不符合逻辑,却颇符合人性。

符合逻辑的,是推理。符合人性的,才是文学。文学,就是要把裂变的人格展示给我们看。

“升米恩,斗米仇”,帮忙帮得多了,受照顾的一方会习以为常。得到的恩惠多了,心里会不安,还可能产生负罪感。久而久之,恩将仇报的故事就上演了。

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故事,有几个版本。

除了《三国演义》,《魏书》中也有记载。称曹操和吕伯奢是老朋友,逃亡期间曹操去了吕伯奢家。吕不在家,他的儿子们见财起意,试图抢劫被曹操反杀。

《世说新语》里说,曹操疑心重,因为吕家对他太好反而起了疑心和杀心。这里,有个关键词叫做“对他太好”。是务必警醒的。

总而言之吧,屠戮吕家满门这笔账曹操是逃不掉的。而曹吕之间的悲剧,是标准的坏故事,让人不开心。不说也罢。

李勉的故事要阳光一点。

河北故囚夫妇准备杀掉恩人,这件事被家里的仆人知道了。那仆人非常同情李勉的遭遇,私下里让李勉跑掉了。李勉骑着马连夜奔逃,跑了一百多里后,到一个旅店歇脚。

店主人说:“这里猛兽很多,伤人无数,你怎么一个人跑来了?”

李勉随即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店主人听。他的话还没讲完,从房梁上跳下了一个人。这个人说:“我差一点误杀了好人。”说完不见了。

天还没亮,夜间出现的刺客突然再次露面。他的手里,拎着河北故囚夫妇二人的首级。

这故事除了让人感觉做人之险,多少还给了人性一条出路。不像曹操杀吕伯奢,干脆一条道走到黑。灭了人家满门,转身还牛皮哄哄地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不可天下人负我。这是一个厚黑者的内心宣言。这话也许是曹操说的,也许是其他人说过的。表面上为人所不齿,骨子里却是很多人的处世法宝。